



土門在歌唱

巴托若巴依等著

7754

土 門 在 歌 唱

〔蘇〕巴托若巴依等著

康 嗣 群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 1957 •

Dashirabdan Batozhabai

Tumen Sings

根据 Soviet Literature 1956年2月份英譯本轉譯

土 門 在 歌 唱

〔蘇〕巴托若巴依等著

康 嗣 群 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11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 号 1409

开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3 1/4 字數 62,000

1957年7月第1版

195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2 000 定价 (6) 0.25 元

內 容 提 要

本書共收短篇小說四篇：第一篇土門在歌唱描写一个年青英勇的牧人，由于爱护公共財物，不顧生命的危險去找尋一匹失落了的馬駒子。第二篇过河，写两个青年男女恋爱的故事；为过河去看自己的爱人，几乎送掉自己的性命。第三篇伊林娜·謝維廖娃，写一个养牛的女工，如何安心于自己平凡而又艰苦的工作，因为她知道工作是为的下一代。第四篇焦心的工作，写一位区主席的工作，从他接触到的人，从他所处理的事，我們看到了区里的一些人物的风貌，也了解到那些信心百倍的苏联人是怎么在对待他們的生活。

目 次

土門在歌唱(达·巴托若巴依)	1
过 河(鮑·茹巴文)	16
伊林娜·謝維廖娃(符·福曼科)	30
焦心的工作(司·麦列辛)	44



土門在歌唱

达西拉不丹·巴托若巴依

达西拉不丹·奥特波耶维奇·巴托若巴依是布略特—蒙古自治共和国的剧作者和小说家，生于一九二一年，现在莫斯科高尔基文学研究院学习。他的剧本骑士作风和河灯正在布略特—蒙古自治共和国的首都——烏蘭—烏德的各戏院上演。巴托若巴依的独幕戏剧集在我们的集体农庄里在一九五三年出版。一九五四年出版了他的一个剧本：截断了尾巴的魔鬼，一首叙事诗：聪明的善格。土門在歌唱已经改编成电影剧本了。

那个大得象海一样的貝加尔湖怕人地在呼嘯。波浪用它

那发白的浪头冲击着岸边的峭壁，对着峭壁撒出大片大片的浪花。波浪接二连三地冲过峭壁当中的一窄長条沙滩，在沙上留下白花边似的泡沫，并且冲掉了那些馬蹄的印子。金黄的沙子又潮湿又平滑，你决料不到馬群曾經下来喝过水。

在高高的头頂上，云朵漂浮在那个大湖的上空，随后太阳挣扎着穿过那些云朵，把它的金黄的光綫瀉到了碧綠的湖面上。

在一个大峭壁光禿的絕頂上，有一棵孤另另的樺树高耸在汹涌澎湃的湖上，它的叶子，在风中颤抖而且窸窣窸窣地响，就象是在唱歌似的。它們唱的是什么，在对誰唱呢？对那些猙獰的、毫无知觉的岩石嗎？或者也許是对深深的下面那一片狂跳乱舞的浪濤吧？……

在一个生着草的峽谷里，在那些高山的阴影里，一大群馬匹安安靜靜的在吃草。那个老牧人騎着他那匹栗色馬朝下走到水边上来了。水面上閃耀着的金黃色太阳光叫他的眼睛发花，可是，他用手罩在眼睛上，一再細看那浩渺的藍色水面，就象是在找寻或者等待什么似的。

他在波濤中寻找的是船只，这时候是集体农庄上的捕魚队應該回来的时候了；可是还没有他們的影子。

这个老人喜欢看貝加尔湖，而且他有的是時間。他动也不动的坐在鞍子上，他那匹吃得饱饱的栗色馬也安安靜靜的站着，它把那長着濃密的鬃毛的头低下去湊那些水。

可是这时候一匹白色的快步馬繞过一座小山飞跑而来，象一把刀子似的插进了馬群，跟着那匹馬追踪而来的，是騎着一匹黑溜蹄馬的一个年青的大个子——土門。

老巴得馬从神情恍惚中給惊醒过来了，就放馬橫穿过去帮忙。可是用不着去帮忙：土門用一个灵巧而且有把握的手法很快的伸出他的套馬杆——一根头上有用繩子做成圈套的樺木杆子——把那匹脾气暴躁的牲口拖到他跟前来了；跟着他抓住了它的鬃毛，硬把一个鞍子配在它的背上。

“啊，他可是个了不起的人，我們的土門！”老巴得馬心里想，对于那个年青人在逮住馬并且配上鞍子的那种快劲儿十分的贊美。

“这一下逮住它了！”当土門在硬往那匹快步馬上下牙当中放嚼子的时候，他嘟嘟囔囔的說。那匹激动的馬嘶鳴、踢、用后腿往起站，拚命的掙扎着想甩掉那个鞍子，可是一切都白費。

土門非常忙，沒有工夫去答謝那个老头儿嘖嘖咕咕的称贊。他用右手抓紧馬籠头，用左手輕輕的拍着那匹快步馬蓬松的鬃毛，好象在哄它听話似的；那匹馬也好象明白：从那一双有力而且巧妙的手上是无法逃脫了似的。它安靜下来了，虽然它依然站在那儿渾身发抖，两个耳朵抽动着，并且用蹄子搔地。

这时候土門用一种敏捷的动作跳上了鞍子，那个敏捷勁就連巴得馬都吃了一惊。那匹馬尖声的嘶鳴，并且猛的用后腿往起一站，打算甩掉那个还没有习惯的負担。可是完全是白費勁：土門就象生了根似的坐在鞍子上。跟着那匹牲口，把头尽往下低，猛然往前一冲，就疯了似的飞跑出去……

在那匹牲口兩边的白肚子上現出了黑色的斑点。土門拉紧了繩繩。风声在他的耳朵里呼嘯；树木、小丘和峭壁象瘋了

似的在身旁边閃过。他回过头去往后瞟了一眼：老巴得馬因为跟不上，所以也就沒有想跟上来。

当土門在那些小山中間消逝了过后，巴得馬笑嘻嘻的說：

“那匹馬会成世間少見的馬！土門訓練它是为了你，揚茲瑪，是不是？”

跟着一切又跟剛才一样了：馬匹安安靜靜的在寬闊的青青的峽谷里吃着草，貝加尔湖在风中呼嘯着，澎湃的浪濤冲击着峭壁的壁脚。那个老人又馳馬來到水边，又把手象帽沿似的罩在眼睛上，凝視着远处。他們要在外面待多久啊，那些捕魚的人們！風暴繼續不停的在吹啊吹啊！是不是他們出了什么事呢？……

太阳已經在西方落下去了。再过一个鐘头，它就会慢慢的沉沒到貝加尔湖的碧綠的水里去了。

微风送过来了一个熟悉的嗓子唱出的歌声。那是从小山那面的什么地方傳过来的，越来越近了。这时候他听清了歌詞：

我那匹悍馬高声嘶鳴。……

我把它从它伙伴中捉了来，

我剝夺了它的自由

它的心跳得又快又不安宁。

可是我的心也不安宁啊。

我感觉得到它在砰砰的敲击，

我感觉得到它在大声的跳动，

一切都为了揚茲瑪啊。

“我們的土門！在他的歌里他也沒有忘記他的揚茲瑪！”

巴得馬一面仔細的望着他前面的斜坡，一面又嘻嘻的笑了。

成群成群的馬和羊，翻過小山，下到湖邊來喝水。巴得馬在他的集體農莊的馬群中瞧見了土門跨騎在那匹白快步馬上。土門正在唱歌。……

忽然間，就象每晚貝加爾湖上常有的情形一樣：風息了，浪濤變得和緩、懶洋洋的，牲口走近水邊也不害怕了。

土門繼續在唱。他喜歡用歌聲來向太陽告別，正象他喜歡每天早晨用歌聲來歡迎它一樣。它那個大球慢慢的往下移動，猶猶疑疑的，就象是遙遠的岸邊上沿着小山頂長的那排松樹的尖銳的青針叫它害怕似的。

在平靜下来的水上呈現出一片玫瑰色的色彩，跟着波浪的平靜，湖面上伸展出一道金光，顫動着、閃閃發亮。空中布滿了飛得很快的鵝鳥和田鳧，還有從遠處、從食物豐富的田野飛到這裡來度短暫的夜晚的鵝，沉重的撲通一聲落在水面上。

土門繼續在唱。他的歌聲漸漸加強了、響亮了、高了，它是那麼奔放，那麼爽朗。

這時候不僅只巴得馬一個人在听了——那些終於回家來的漁人也听到了歌者的聲音。

“那不是土門在唱嗎？”有一個划船手尖起他的耳朵，說。

“此外還有誰呢？”土門的父親，老札爾格爾，帶着笑容回答，顯出得意的樣子向坐在他旁邊的伊凡·卡拉西尼柯夫丟了一個眼色。卡拉西尼柯夫，一個生長在貝加爾湖的漁人，好多年前就參加了布略特集體農莊，長得跟土門一樣又高又大。

“札爾格爾，你這麼矮小的一個人，怎麼會有那樣一個巨人似的兒子呢？”卡拉西尼柯夫戲弄那個老人。

一句俏皮話也要用一句俏皮話去回答，札尔格尔立刻就回答出一句：

“那是集体农庄的食粮吃大的，我年青的时候可沒有那种吃的。……”

跟着他放声大笑，非常滿意。

这时候土門的歌声，他們越来越听得清楚了。那些划船手都停住不划了，怕湖水潑潑的声音妨碍他們听歌，靜靜的坐着，望着前面浮現出来的湖岸，望着在落日的光輝中騎在馬上的那个歌者。

飄过水面，歌声响起来了：

我們馬群里一匹沒有馴服的馬发起性子来了，

它三番五次的躲掉我的套馬杆……。

我們农庄里的人說，我跑得象旋风，

可是我躲不开你那套馬杆似的一双眼睛！

“他唱的是誰？”漁人們想知道。

老札尔格尔神秘的笑了一笑。当然嘍，要是揚茲瑪在那儿，她立刻就会知道：歌里唱的是誰。可是她既沒有和他們一起在船里，也沒有在湖边上。

“那个歌不过是唱的他自己，”那个老人說。

几只小船靠了碼頭。老巴得馬搖着帽子打招呼，土門却騎着他的白馬挤进馬群里躲开了。这时候他不唱了，在这么多人面前他唱不出来了。

今天貝加尔湖的水又汹涌起来了，东一块西一块的烏云在天上飞奔。甚至于天快黑的时候天气都沒有晴朗起来，太

阳已經落在小山后头看不見了。

巴得馬和土門坐在一堆冒着烟的篝火旁边，火上挂着一口烟熏黑了的鍋，他們不慌不忙的沉思着用錫杯子喝着茶。

馬群在附近吃草，他們听得見馬嘴里嘎嘣嘎嘣嚼草的声音，馬蹄咣咣咣咣的声音，小馬在玩的时候打响鼻的声音。

土門透过从火里升起的一縷一縷的青烟朝那面瞟过去，就一次又一次的看到一匹瘦小、長腿、并且腦門儿上有一块白斑的小馬。这匹小馬比跟它一样大的那些小馬要高些，它那个帶着一副高傲样子的腦袋，还有它那又細又長的脖子，都显得和別的馬不一样。它还跑得非常之快。要是它想起了要逃走的話，就連三岁的馬都很难跟得上它。……

土門每次瞧着那匹小馬的时候，他的眼睛里就閃着憐爱的光芒。比任何一匹馬都要好些，土門知道集体农庄上的那位年輕的飼养專家揚茲瑪費了多大的勁去工作，希望在他们馬群里会出现一个新的品种——一匹由有名的頓河純种馬和强壮的布略特溜蹄馬交配出来的混血种。要不是他，誰会知道她为了飼养那几匹新品种的馬駒子有多少夜沒有睡覺呢——那些夜晚不就是他也不睡覺来陪着她嗎？如今他們有了这么漂亮的一匹小馬。既然那匹馬每一分鐘都使他想起他心爱的人，他又怎么能忍得住不去瞧那个小东西以飽眼福呢？

天更黑了，小泉水旁边的樺树樁子变成了灰白色的了。云块就象是变重了似的，朝着大地往下移动，在往那几座小山上压。

“今天晚上会有雨的，”巴得馬說。他一面站了起来一面呻吟着。“我的背整天都不讓我舒服一会儿。……”

土門也站了起來。他把剩下的茶往火堆上一潑，然後用靴子踏滅那些吱吱響的火炭兒，把杯子跟剩下的那塊冷肉收在他的小皮包里。站在巴得馬那樣一個又瘦又矮的小个子人旁邊，他顯得又高又大。

“唉，就要有一場雷雨的，就是我的背並不疼，看云彩我也看得出來。”他為了不叫那個老人感到不愉快，一面說這句話一面又親昵的齜牙一笑，他那堅固而又整齊的牙齒在暮色里閃閃發亮。

“我的背要比你的云彩準確些，”巴得馬發牢騷的說，又抽了一口烟斗。烟斗里的紅光有一會兒照亮了他那起了皺紋的兩個腮幫子。“我知道你在取笑我感到的預兆。可是這一回會証明它是靠得住的。”

“我並不是說它靠不住，巴得馬叔叔，”土門回答，用胳膊摟着那個老人的肩膀。“說到頭來，一個人的背是不好輕視的，”他笑起來了。

這兩個人在一塊兒工作已經很久了，並且是好朋友，特別因為兩個人全都愛唱歌，喜歡音樂——巴得馬是“集體”里一個有才藝的歌手。可是這並沒有妨礙他們隨時互相嘲笑。而且這也完全是自然的：因為一連幾個月，就只有他們兩個人跟馬匹一起住在牧場上，連再找一個說話的人都不容易；再說，他們也不可能用同樣的眼光來看待生活，年紀相差得太大啦。

“好啦，好啦！”巴得馬性急的說，暗示關於他的背的談話已經結束了。“我們該干什么了呢？”

“我想，頂好把那些牲口趕到峽谷里去。”

那個老人點了點頭表示同意，跟着他們兩個人話也不說

的騎上了馬，分頭跑過去，想把那群馬匹圍了起來。天已經那麼黑了，土門朝後面看過去，勉強能看出走得老遠的巴得馬的影子。

他突然覺得他聽見就在不遠有一聲狼嗥。馬群里的那些母馬揚起了一陣受了驚吓的嘶鳴，在呼喚她們的小馬。跟着就傳來了許多馬蹄應聲奔跑的聲音，整個馬群從他身邊驚跑過去了。

就在這時候，一彎新月從雲縫里露了出來，土門借着朦朧的月光瞧見了三匹馬駒子，落在其餘那些馬後面了，朝着峽谷的盡頭上飛跑。有一隻大個兒的老狼大步跳躍着跟在它們後面。

土門踢着馬刺，從鞍頭上拿起了來福槍。可是雲又遮嚴了，天色甚至比剛才還要黑。他放開了繮繩，任着馬的性子，繼續往前追。他一面放馬追，一面費力地豎起耳朵，盼望隨時能聽見一聲可憐的求救的馬嘶。他開始感覺到：自己在漆黑中已經跑得很久了——到此刻他應該已經追上那三匹不幸的馬駒子了。可是他一匹也沒有看見，一點聲音也沒有聽見。

他已經開始覺得沒有希望了，這時候在一座小山頂上，突然清楚的現出了一匹馬駒子的影子。這當然是那三匹馬駒子當中的一匹了！土門猛的掉轉馬頭，朝那座小山奔去，可是那匹馬駒子已經越過了山頂，就在它剛才站過的那個地方，一隻狼的影子飛快的朝前沖去。

土門是個老練的槍手，他把來福槍舉到肩膀那兒，把扳機一扳。等槍聲不再在他耳朵里鳴响之後，他似乎掉進了一種

出奇的寂靜里。到处連最輕微的沙沙声都沒有，也沒有一點馬駒子或是狼的声音。

下起雨来了。电光在湖上什么地方閃了一下，巨大的雷声打破了沉靜。土門在他剛才看見那匹馬駒子的小山上繞了一圈，什么也沒有发现，就讓他的馬折回了原路。他心里想：从这条路去找馬群，可能要容易一些。

結果他到底找到了。老巴得馬正在把那群牲口赶进一个又深又窄的峽谷里去，每逢狂风暴雨的天气，那个地方就是他們的避難所。

整夜下着傾盆大雨，閃电不断地发出青寒色的閃光，在短暫的瞬間里照出了那些挤在一起取暖的馬匹的水淋淋的脊背。

兩個人渾身都湿透了，可是生个火又絕對办不到。他們片刻也沒有离开馬鞍。

天才剛剛有一点点亮，土門就起身去清点那些馬駒子。証明了他的忧虑是的确有理由的：那匹帶白斑的瘦小的馬駒子失踪了。

土門感覺得五內如焚。他迷迷糊糊的，就象是在眼前看見了揚茲瑪的面龐，村子里所有老乡們的面龐。当他在大会上，在他們所有的人面前，向他們保證要对馬群中的馬駒子負責，要把它們全都平安的撫养大，一个也不例外的时候，他們是那么热烈的鼓掌！那个白胡子的牧羊人拉布丹把他那滿是皺紋的臉轉过来朝着他，用象父亲似的亲切口气說道：“他不會讓我們失望的。”

那天晚上揚茲瑪是怎麼样的看着他啊，当他們的眼光碰

到一起的时候，她的眼睛里閃耀着什么样的光芒呀！她似乎是在說：“我相信你，土門！”……

“我去了，巴得馬叔叔，”土門阴沉的說。“我要去找它。……我一定得找着它！”

老头儿沒有言語，点了点头。

在傾盆大雨中，土門騎着馬不停地跑，走遍那几座小山上去寻找他那匹无价的馬駒子。一夜焦慮不安、又沒睡覺，如今他的眼睛睜不开了，头也疲倦的搭拉在胸前，几乎連馬都騎不住了。他愁苦地仔細看那些山坡和山頂，沙啞的呼喚着他的寶貝，可是所得到回答只是：陡峭多石的山坡上雨水的汨汨声。

雨终于停了。殘云消散了，天空現出了清澄的藍色，略微帶有一点淡紅色。

土門从高山頂上，看見巴得馬把馬群帶出了峽谷。他清楚的看見那些馬一匹跟着一匹走出狹窄的谷口，分散在山谷里閃着亮光、雨洗过的草地上。象平常一样一天又开始了，就好象根本没有过那苦难的一夜和无情的暴雨似的。

土門仔細看了看远处阳光照着的沙揚山脉，然后低下头看了看宁靜的貝加爾湖。可是他特別凝視着周圍雨后清新的一片綠色——他感到了悲伤。假如沒发生这件事的話，他該覺得多幸福啊！他会用多么嘹亮的歌声来迎接那升起的太阳啊！……

如今揚茲瑪會說些什么呢？一想到这个，他的心就沉下去了。

跟着他突然倔强的把头一昂，直直的坐在馬上，丟开那些

阴郁的念头。繼續，繼續找下去！他一定得弄清楚那匹馬駒子到底出了什么事，到底在哪儿不見的呢！

他决定到他还没有找过的地方去找一下，于是就讓他的溜蹄馬朝貝加尔湖走去。

当他走近鐵路的路基的时候，隆隆的火車的声音刺着他的耳朵。他在馬鐙上站了起来，担心的細看着鉄軌。鉄軌上什么也沒有。土門明白了：火車在隧道里。果然不錯，就在那同时，一小股烟子从劈开的山坡上噴了出来。一部喘着气的火車头，飞快的开进了阳光普照的自由天地里，后面是一連串的窗戶上閃着光的莫斯科快車的藍色車廂。火車从隧道的黑暗的、外面是用石头砌的洞里奔馳出来——可是朝着它又冲过来了另外一座山，山当中又有一个阴暗的洞。

附近一共有多少山洞？土門尽力的在想。我想是四十九个，也許是五十一个吧？……

这时候他的眼光落在第二座隧道那一头的路基上。他开始害怕起来了：瞧，就在那里，就在火車立刻就要开进去的那条隧道的那一头，有一匹馬駒子——他的馬駒子，前額上有白斑的——正在慢慢的朝軌道爬上去，懶懶的啃着路基坡上一簇一簇的青草。

土門估量了一下它和火車之間的距离。車头已經鑽进了隧道，后面留下了一縷烟。那匹馬駒子听見了火車的声音在山里怒吼，把头朝前一伸，害怕的撥轉身去，沿着軌道飞跑逃命。

这时候任什么东西都不能叫它避开去，除非它倒下去，它会一直繼續跑下去的，土門心里絕望的这样想。可是那个火